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四卷 山劍滇黔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1986)一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第四卷 山劍滇黔區

嚴耕望 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1986)一月
中華民國·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八十三

唐代交通圖考

定價：平裝新臺幣 500 元，美金 14 元
精裝新臺幣 600 元，美金 17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撰 者 嚴 耕 望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印 刷 者 坤 記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 北 市 雅 江 街 79 巷 11 號
代 售 處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學 生 書 局
臺 北 市 和 平 東 路 一 段 198 號
三 民 書 局
臺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61 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一月出版

唐代交通圖考

第四卷 山劍滇黔區

目次

- 篇貳叁 金牛成都驛道…………… 863
- 篇貳肆 漢唐陰平道…………… 907
- 篇貳伍 岷山雪嶺地區松茂等州交通網…………… 925
- 附篇四 杜工部和嚴武軍城早秋詩箋證…………… 999
- 篇貳陸 山南境內巴山諸谷道……………1007
- 篇貳柒 天寶荔枝道……………1029
- 篇貳捌 荆襄驛道與大堤豔曲……………1039
- 篇貳玖 成都江陵間蜀江水陸道……………1079
- 附篇五 唐代夔府地理與民戶生計……………1145
- 附篇六 唐代三峡水運小記……………1155
- 篇叁拾 嘉陵江中江水流域縱橫交通線……………1163
- 圖十四 唐代渭水蜀江間山南劍南區交通圖(西幅)
- 圖十五 唐代渭水蜀江間山南劍南區交通圖(東幅)

篇叁壹 川滇西道—成都清溪通南詔驛道 ……………1179

篇叁貳 漢唐川滇東道—戎州石門通南詔道……………1211

篇叁叁 成都西南邊區東西交通諸道……………1257

圖十六 唐代成都南詔兩線交通、成都西南邊區交通合圖

篇叁肆 黔中牂牁諸道……………1285

篇叁伍 漢晉時代滇越道 ……………1307

附篇七 水經注葉榆水下游卽今盤龍江辨 ……………1315

篇叁陸 唐代滇越道 ……………1321

圖十七 唐代蜀江以南川黔滇越交通圖

附：本卷綱文古地名引得 廖華淑

篇貳參 金牛成都驛道

方輿紀要卷五六云：「金牛道今之南棧，自沔縣而西南至四川劍州之大劍關口，皆謂之金牛道，即秦惠王入蜀之路也。自秦以後，由漢中至蜀者必取途於此，所謂蜀之喉嚨也。鍾會下關城趨劍閣即是道也。歷南北戰爭以迄金元角逐，蜀中有難，則金牛數百里間皆爲戰場。……由金牛而南至朝天嶺，嶺地最高。由嶺而西，自劍閣趨綿、漢，以達於成都。由嶺而南，則自保寧趨潼川，以達於成都。保寧迂，而劍閣捷，故劍閣最爲要衝。」按此節敘述最爲簡要。此道開通甚早；然其行程，蓋至唐始能詳考如下文。

*

*

*

唐世入蜀，或由漢中向西南，或由興州向東南，皆經金牛，爲入蜀咽喉。由金牛西南經三泉、利州、劍州、綿州、漢州，至成都。就君主行幸言，玄宗入蜀，由褒斜道轉金牛，循此道而南。僖宗入蜀，由駱谷道至興元，循此道南行。五代蜀主北巡秦州，則循漢、綿而北，亦此道也。

舊玄宗紀述其入蜀路程，先向西至扶風郡，然後南行經陳倉縣，大散關，河池郡（鳳州），益昌縣，渡吉栢江，經普安郡（劍州），巴西郡（綿州），至成都。通鑑二一八略同。其河池益昌間係取褒斜道，已詳漢唐褒斜道篇。

僖宗入蜀，取駱谷道至興元。通鑑二五四，已明述之。又云：「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舊一七九蕭遘傳，亦云車駕次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鄭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丁未，車駕至成都。」是由興元經綿州、漢州至成都也。東川治梓州（今三臺），在綿州（今綿陽）之南一百六十八里（胡注），楊師立來綿謁見，尤爲僖宗非取南道經閬梓之鐵證。

又通鑑二七三，同光三年，蜀主發成都，欲巡秦州，途經漢州至利州。「從駕

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據廣記二四一王承休條，此出王氏聞見錄。聞見錄又述王衍行程，出成都經漢州，上梓潼山，經劍州，劍門，白衛嶺，至利州。是亦經漢、綿、劍州，至利州，即北道也。

就用軍路線言：後唐伐前蜀，宋初伐後蜀，亦皆由興州南下循此道。

後唐伐前蜀路線，取散關興州道，已詳見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篇。其興州以南，取道三泉，經利州、劍州、綿州、漢州，至成都。參見舊五代史三唐莊宗紀、同書五一魏王繼岌傳、同書七四康延孝傳、新五代史一四唐家人傳及通鑑二七三。

宋初滅後蜀路線，與後唐伐蜀同，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述之甚詳，容後詳考驛程時引述之。

至於前代用兵，如張儀伐蜀，鍾會伐蜀，皆略循此道，然其詳不悉。北朝末期，關中政權兩次用兵伐蜀。其一、周書二一尉遲迥傳云：

「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蕭）紀安州（唐劍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唐綿州），又降。六月，迥至潼州。」遂下成都。

其二，隋書三七梁睿傳云：

「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遣兵攻始州（唐劍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唐金牛縣），睿……破之，……進至龍門……破之。……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睿進逼成都。」

此二事皆循此道，與後考此道之行程幾絕無稍異處。而尉遲迥伐蜀，由固道經白馬，更爲唐世百牢關當鳳興入劍南大驛道之強證，所謂陳平道（詳後考）蓋捷徑耳。

惟高崇文伐劉闢，由興元而南取閬州、梓州道，經德陽至漢州，入成都。然興元節度使嚴礪一軍仍取劍州、綿州道，與崇文會於漢州。是南北兩路

並進耳，非單取閬、梓也。

高崇文由興元引兵出閬州趣梓州，經德陽、漢州之路線，通鑑二三七元和元年條述之甚詳。但同卷又云正月戊子，命高崇文李元奕「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關。……二月，嚴礪拔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則嚴礪先已取劍州道，崇文後取閬州道也。下文又云：五月，「高崇文破劉關於德陽……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衆萬餘人於綿州石碑谷。」（胡注：「九域志，漢州綿竹縣有石碑鎮。意州字蓋竹字之誤也。」）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關之衆於鹿頭關，嚴秦敗劉關之衆於神泉。」胡注：「神泉……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是嚴礪一軍在北，沿劍綿線而進，崇文一軍在南，沿閬梓線而進，同會漢州。南北並進，非單線進軍也。

然則，唐世利州以南雖南北兩道並行，至漢州會合；然主幹仍在逕捷之北道，即利、劍、綿、漢道，是以見於詩文之驛名亦較多。今自北而南考其驛程如次：

此道北以金牛縣爲道口咽喉，故稱金牛道。

詳情見後文考證。會要八六關市條：「寶應元年九月勅，駱谷、金牛、子午等路，往來行客所將隨身器仗等」云云。又胡曾金牛驛詩云：「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全唐詩十函二冊。）是入蜀一道，至少其北段，以金牛爲稱也。而通典一七六，利州益昌縣有「古劍閣道，秦使司馬錯伐蜀所由，爲（謂）之石牛道。」此又一說矣。

金牛縣，唐初武德二年分縣谷縣之通谷鎮置，取秦石牛出金故事爲名。開元十八年東移四十里，置於白土店，在西縣之西八十里，嘉陵江東三十里，南臨東漢水，西臨陳平水，約今大安驛地。故此縣地當秦、梁入蜀之道口，道有金牛之名，自亦久爲入蜀大道所經也。

元和志二二興元府金牛縣，「東至府一百八十里。本漢葭萌縣地，東晉孝武帝分置縣谷縣。武德二年分縣谷縣通谷鎮置金牛縣。」嘉陵江經縣西，去縣三十里。」寰宇紀一三二興元府褒城縣末附廢金牛縣云，「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下文云云皆與元和志同。又云「唐開元十八年，按察使韓朝宗〔宗？〕自縣西四十里故縣移在白土店置，即今縣是。南臨東漢水（漢水南源），西臨陳平水。」可補元和志。按西縣在府西百里，約今沔縣，已詳漢中通秦川驛道篇。是開元金牛縣在今沔縣西八十里，漢水上源之北岸。紀要五六漢中府寧羌州，云在寧羌東北七十里。方向里距正相當。檢一統志漢中府卷關隘目，「大安驛在沔縣西南九十里，本金牛驛，明初置。……南九十里達寧羌州柏林驛。」柏林驛在寧羌州治北。」此金牛殆即唐之金牛縣、金牛驛故地也。金牛縣爲入蜀道口，故有是名，原名通谷鎮，亦見此意。考隋書三七梁睿傳云，「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高祖命睿……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等守通谷，睿……擊破之……進至龍門。」謙遣大軍拒守，睿復破之，劍閣、平林皆來降。是北朝末期之通谷鎮即唐初金牛縣者，久爲入蜀大道所經之一著例也。

寶曆元年，縣省入西縣，仍置金牛驛。後又移百牢關於此，蓋唐末五代事矣，蓋蜀人爲縮短防線而內徙耳。

新志，興元府西縣，「寶曆元年省金牛縣入焉。」然李商隱有行至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詩（玉谿詩詳注四）。又胡曾金牛驛詩云：「山嶺千重擁蜀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全唐詩十函二冊。）時代皆在縣省以後。蓋縣廢驛存，爲蜀道之口也。據通鑑二六二天復二年，胡注及其所引輿地廣紀，北宋、南宋仍置金牛驛，在三泉縣東六十里。復檢寰宇紀一三三興元府褒城縣附廢金牛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縣廢後，于故城置百牢關。」是後曾移關於此，必唐末五代時事。

由金牛向東北略沿漢水南源（今所謂漢源）二十八里至嶓冢山。又約二十

二里至沮口百牢關，與鳳興興元道會合。由關東沿漢水北岸經西縣至興元（今南鄭），由關西北略循沮水而上至興州（今略陽）。故百牢、金牛爲秦、梁入蜀之總孔道。

百牢關 杜翁夔州歌：「瞿塘險過百牢關。」景宋本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四，師曰：「圖經云，百牢關，孔明所建。故基在今興元西縣泥口化檢玉觀山下，傍臨白馬河，東自梁洋，北自武興，西入金牛三泉，皆涉北河以濟，河之西南，壁山相對，六十里不斷，蟠冢漢江水流其間，與白馬河合，緣江乃入金牛益昌路也，雖不甚險，而爲入川之隘口。」景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三二，杜(田)補遺引圖經較略。則金牛至百牢關道當沿漢源之西岸而行。關於百牢關之位置，在西縣西三十里抑爲三十步，前於卷三·篇二〇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曾作長達兩千數百字之反復辯論，定其在縣西三十里，非三十步。今觀宋人所引圖經云關「傍臨白馬河」，又云蟠冢漢江水與白馬會合。此白馬河明卽今漢水南北兩源中之北源沮水。圖經指證分明如此，爲鄙說之有力鐵證，雖感前考不免浪費筆墨，但亦慶幸學術論辯推理之能正確也。余平生考史，往往在未得強證之前，只好徵引相關史事作出推論，其後乃得強有力之證據，適如鄙說者，今此百牢關位置問題乃又一事例矣。

蟠冢山 此山屢見唐人詩篇。羊士諤有赴資陽經蟠冢山詩（全唐詩五函九冊）云：「寧辭舊路駕朱轡。」又武元衡有夕次蟠山下詩（全唐詩五函七冊元衡集一）云：「南國獨行日，三巴春草齊，漾波歸海疾，危棧入雲迷，錦谷嵐煙裏，刀州晚照西，旅情方浩蕩，蜀魄滿林啼。」當亦卽此山。是山在入蜀道上，爲行人所屢經過也。按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蟠冢山在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據地理書鈔檢。）元和志二二，同。①當卽羊、武兩詩所指。按金牛縣在興元西一百八十里，西縣在興元西一百里，百牢關在西縣之西三十里之沮口，故金牛東至百牢當爲五十里，蟠冢（蓋南麓）至百牢約二十二里也。餘已詳通典所記漢中通秦川驛道篇。

① 寰宇記誤繫於三泉縣，詳漢中通秦川驛道篇分水嶺條。

又金牛西北，近代有艱險山道通略陽東南四十里之接官亭，據蘇頲詩，其由興州（今略陽）入蜀，似有取此山道之可能。然方騫驛者，決不在此極盤折艱險之山道中，蓋在金牛以南至三泉道中歟？否則在飛仙閣以西之道中歟？

宋會要方域一〇之三道路條：「神宗熙寧十年（1077），二月二十四日，利州路提刑司言：准朝旨送下李杞奏：成都府至鳳州大驛路，自金牛入青陽驛至興州。雖興元府界上有褒斜路，久來（有）使命客旅任使往來。昨利州路提刑范百祿擘畫，改移興元府路作大驛路……。」下文引秦鳳等路提刑司言，與此同。惟「金牛」下多「驛程」二字。同書方域一〇之五述元豐元年（1078）十一月二十一日事。下云：「初三泉縣之金牛鎮有東、北兩路。北通陝西秦、鳳、熙、河、京西諸州以至京師。東通梁、洋。熙寧七年，利州路提點刑獄范百祿建言廢北路，復褒斜路。」按此兩條所述史事，頗為混淆，頭緒不清；但據元豐元年條，北、東兩路似在金牛分途，非由百牢關分途也。而據熙寧十年條，雖有金牛至興州路與興元府褒斜路之別，但金牛通興州路，中經青陽驛。宋代青陽地望，雖尚難考，然三省邊防備覽二道路考，寧羌州大安驛東北經青羊驛，下沮水至沔縣，「坦途」八十里。光緒沔縣志一亦云正西棧道經沮水舖六十里至青羊驛，又五里交寧羌州金牛舖界，為川陝驛道。今圖有青羊驛在大安通沔縣道中，疑即古青陽地。大安即唐宋金牛縣，則宋道仍與唐道無大差異；兩道分歧仍在金牛以北，或亦在唐百牢關也。且檢三省邊防備覽二道路考，大安驛向北，除東北經青羊驛通沔縣「坦途」驛道外，又由大安西北行經鐵佛寺，接官亭，至畧陽縣一百三十里，「此路自大安入山，盤折高險，尚有未關老林。」光緒寧羌州志道路目述此道亦云「自大安迤北入山……盤折高險，尚有未關老林」，則此山嶺小道直至清代尚極高險荒僻難行，無論千百年前之唐宋時矣。故其時縱有此道，亦決非大道，絕不可與金牛向東北至百牢關與西縣（即宋以下之沔縣）之坦途驛道相比擬。

然考蘇頲有曉發興州入陳平路云：「旌節指巴岷。」又云：「邑祠猶是漢，溪

道即名陳。」（全唐詩二函二冊。）此前又有陳倉別隴州司戶李維深云：「蜀城余出守。」（同上。）是此二詩明示頌由鳳興道入蜀者。考寰宇記一三三褒縣目云：

「廢金牛縣在州（梁州）西一百八十里，……南臨東漢水，西臨陳平水。」此陳平水即頌詩所稱之陳平路無疑，故詩云「溪道即名陳」也。陳平水在金牛縣西。檢光緒甯羌州志山川目，漾水出州北九十里蟠豕山，亦名東漢水。其水自山洞湧出，東流受五丁峽水，又東，大安河南流注之。檢 ONC-G-9，漢水有南北兩源，會於大安之西近處。南源即漢水主源，北源蓋即大安河，亦即唐之陳平水也。似蘇頌所行，即由今接官亭至大安之盤折高險山道。

又蘇頌詩集（同上）有夜發三泉即事。又有下列三詩：

興州出行

曉發方騫驛：「方知向蜀者，偏識子規啼。」

經三泉路作

此三詩連篇，當亦皆由興州取陳平路經金牛至三泉道上所作者。如排列次序不誤，是方騫驛當在興州至三泉道上。飛仙嶺（即今接官亭）至金牛，道既山險荒僻，當不置驛，此驛似當在飛仙之北或金牛南至三泉間。檢畧陽縣志一道路目，記正東至沔縣路云，縣東二十里閣老嶺即登雲舖，又十里蹇家壩，又十里接官亭。即飛仙嶺西十里路上有蹇家壩地名，是否與「方騫」有關？若此想像果為事實，則此驛當在飛仙閣以西道上也。無論在金牛、三泉間抑飛仙之西，與上引兩詩句皆能吻合也。

由金牛向西南行即入蜀大道。茲續詳考如次：

金牛西南七十里至三泉縣，在關城倉陌沙水之西，嘉陵江東岸，去江一里。當置驛。其地當在今寧強縣（舊寧羌州）北或西北境。地勢峻險，又為水陸交通衝要，故宋初升其縣直屬朝廷。

通鑑二六三天復二年紀：「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

戍三泉以拒之。……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是三泉當興元入蜀之要道，而在金牛以南也。又舊五代史三三唐莊宗紀，同光三年十月，西征之師入大散關，鳳州、興州次第降。「康延孝大破蜀軍于三泉。時王衍……以其軍五萬屯于利州，遣步騎三萬逆戰于三泉，……大敗。……奔潰。王衍聞敗，自利州奔歸成都，斷吉柏津浮梁而去。」唐軍於興州得「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同書五一魏王繼岌傳、同書七四康延孝傳，及新五代史一四唐莊宗子繼岌傳皆略同。是後唐伐蜀，三泉一戰爲關鍵。復考宋史二五五王全斌傳，受命伐蜀，「由鳳州路……遂下興州。……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陵。」是宋之伐蜀與後唐伐蜀同一路線，皆以三泉一戰爲重要戰役。而兩次勝者獲糧皆三十餘萬，蓋不但就道路形勢言爲戰略地帶，且爲軍儲重地。足見其在交通上地位之重要。寰宇記一三三：三泉縣，「皇朝平蜀後，以此縣路當要津，申奏公事直屬朝廷。」此尤地位衝要之具體表現。

縣當大道，當置驛；但無考。② 蘇頌有夜發三泉即事（全唐詩二函二册）云：「下奔泥棧楛，上觀雲梯設，搏頰羸馬頓，回眸喘人跌。」亦極寫其道之險。縣當大道，且極衝要，已如上考。茲續論其地望。元和志二二興元府，金牛縣「東至府百八十里。」三泉縣，「東北至府二百五十里。」是三泉在金牛西南七十里。九域志八，三泉縣有金牛鎮；「縣東六十里。」即唐金牛縣，里距亦略合。寰宇記一三三，三泉縣「後魏正始中置，……唐天寶元年，自今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故縣移理嘉陵江東一里關城倉陌沙水西置，即今縣理也。」是其地西去嘉陵江僅一里。參之金牛縣距江里數，皆可信。

陸游大安病酒詩（劍南詩稿一四）云：「江驛春醒半日留。」又云：「柳花漠漠嘉陵岸。」正以近江一里也。故水道上通興州，下通利州也。詳下文。至於今地，地輿，三泉縣，「唐置，元改爲大安，今陝西寧羌縣治。」此當據地方

② 元稹有三泉驛詩。其地在洛陽西至永寧道上，非此三泉縣，詳長安洛陽驛道篇。

志爲說。按元和志，興元府西南至利州四百九十里。則三泉適居興元、利州之正中間。今檢一統志漢中府卷沿革目，寧羌在府西南二百八十里。南至廣元縣界一百五十里。又保寧府卷沿革目，廣元縣北至寧羌界一百二十里。廣元即唐利州治所。則寧羌亦正居中。是今寧強縣地望正當與唐之三泉縣相近。然唐縣在嘉陵江東一里，是必在今寧強之西北，而與今縣又有相當距離，蓋唐宋舊道固與今道不同也。復檢蜀道驛程記上云：

閏七月「十二日，微雨。出沔縣西門，曲折行亂山中。沔水流經其中，略如棧道。西涉沮水，……暮抵大安驛，有土城廢址，唐之三泉縣，宋置大安軍。……陸放翁有……自三泉泛舟至益昌詩。今沔沮之間濶者未丈許，狹者才二三尺，沙石磷磷，深不沒蹠，不可行舟，惟略陽至陽平關舟楫可通廣元昭化，去三泉尙六十里。」

十三日，雨。三十里，小憩寬川鋪。自大安西南，亂山益稠，至金牛驛。……金牛驛西三里，有路通陽平關。稍南入五丁峽，一名金牛峽，舊傳蜀王遣五丁力士所開，……繆妄不稽。峽口懸崖萬仞，陰風颯然。入峽即奔峭四合，猿鳥蹟絕，水自峽中噴薄而出，人馬從水中行，惡石如蠻象獐龍，伏水中，時時齧人。自峽口至五丁關十五里，步步懸絙，而上下峽亦如之。則僂僂循牆而走矣。傳稱此峽爲蜀道第一險，信然。雨次寧羌州。州在亂山中，無城堞，本沔縣羊鹿坪地。明洪武中，以山寇作亂，置衛于此，成化中即衛建州治。」

按此大安驛去沔縣才一日程，而去嘉陵江尙六十里，是即統志之大安驛，地望略相當於唐之金牛縣，宋之金牛驛。而云唐之三泉縣、宋之大安軍，誤也。金牛驛自亦非唐之金牛縣。蓋明世以金牛峽在南，故移金牛驛名於峽北耳。地在大安驛（唐金牛縣）南三十里寬川鋪之南約二十里處，（一統志，五丁山五丁峽在寧羌東北四十里。）當峽口險隘之北。③

③ 蜀道驛程記下文，十四日發寧羌，過百牢關。是明末清初，自北而南有大安驛、金牛驛、百牢關。與唐世南北次序適相反。又甯羌州志一，「有飛仙關在州西南三十里土門道中」。引杜翁詩。如此之類，皆宋以後地名內徙之故。

其地既西近嘉陵江，故北通興州（今略陽），南達利州（今廣元），皆得舟楫之利。

元和志二二，興州「南沿流至興元府三泉縣一百五十里。」是興州三泉間之嘉陵江有舟楫之利也。又陸游有（由興元）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及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兩詩（劍南詩稿卷三）。則宋世三泉以南江流亦有舟楫之利。想唐當無大異。

而自三泉南通利州之陸路，大抵亦沿嘉陵水東岸而行。宋人所記，凡橋閣一萬五千三百餘間。其行程可考者：三泉西南略沿嘉陵江東岸行約六十里至九井灘，最爲險惡，爲舟楫之阻，宋元祐中始鑿治稍平。又十里至五盤嶺，杜翁、岑參皆有詩，蓋置驛。

九井灘 廣記一三六僞蜀主剪條：「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出王氏見聞錄。）」是唐五代，蜀道有九井之險。陸放翁有夜夢行南鄭道中詩（劍南詩稿一四）云：「望雲九井不可渡。」又輿地紀勝一九一大安軍景物下：「九井山……利憲張續奏云，大安灘險爲多，而九井尤甚。」又碑記目有九井灘記，云：「九井灘有大石三，其名魚梁、龜堆、芒鞋，危（？）參差相望於波間，操舟之人力不勝舟，而輒爲石所觸，故抵於敗。誠令絕江爲長堤，度其南，別爲河道，以分水勢，則北流水益減而石出矣。以火假鹽沃金鏈隨擊之，宜可去。如其言，治之。明年三大石不復見，而九井遂平。元祐五年轉運使陳鵬記。」是宋世之名不異。檢紀要六八廣元縣嘉陵江條：「又有九井灘在縣北百八十里，一名空腔灘。相傳舊有巨石伏水底爲舟楫害，宋淳熙中始平其險。」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九井灘條，里距以下相同。而云：「宋轉運使陳鵬鑿平之，有記。」考蜀中廣記二四：「神宣驛，卽古籌筆驛也。……又（北）八十里爲九井驛。……碑目云，九井灘，舊時有蝦蟆、青牛、青埕三巨石伏水爲舟楫害。淳熙間，利州提刑張

曩容募降人冉得者治械爲桔槔狀，冶鐵爲杵，重千五百斤，拋擲半空而下，三石俱碎，化險爲夷，有碑刻剝落。其上爲七盤關，乃秦蜀分界處。」里距述事亦同。惟時間人名有異。蓋宋世前後兩次治之耳。按元和志，興元、利州間相距四百九十里，明清時代里數爲五百里，是里距略同。明清時代，九井在廣元北一百八十里，則唐世當在三泉西南約六十里也。

五盤嶺驛 此嶺驛見於唐人吟詠。岑參早上五盤嶺（全唐詩三函八册參集一）：「平明驅駟馬，曠然出五盤，江迴兩崖門，日隱羣峰攢。……松疎露孤驛，花密藏迴灘，棧道谿雨滑，……不覺蜀道難。」是蜀道中有五盤，蓋置驛。又杜翁秦州入蜀紀行諸詩有五盤云：「五盤雖云險，山色嘉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詳注九、鏡銓七。）詳注引魯豈曰：「棧道盤曲有五重。」詳詩意，當臨江，蓋即嘉陵江也。紀要六八廣元縣，「七盤嶺在縣北百七十里，與陝西寧羌州接界，一名五盤。自昔爲秦蜀分界處。」一統志保寧府卷山川目，與紀要同。又云：「石磴七盤而上因名。」下引杜詩云云。前引廣記一三六僞蜀主翦條：「自秦州至成都……歷九折、七盤、望雲……懸險之路。」蓋即此五盤歟？嶺在廣元縣北一百七十里，則唐世當在三泉西南約七十里。即九井之南十里也，故蜀中廣記云，灘上即七盤嶺。

又蜀中廣記二四保寧府廣元縣目，述廣元以北棧道甚詳，效簡其里程如次：

「北爲棧閣道……其最險者爲石欄橋。……本志，北十里千佛崖，即古龍門閣。……又北三十里有大小漫天嶺，極高峻。……又北五十里爲朝天嶺，路徑險絕。……四十里，爲潭毒關。……又二十里爲神宣驛，即古籌筆驛也。又八十里爲九井驛。……其上爲七盤關，乃秦蜀分界處。」

按乍讀此文，「本志」以下里數似當積讀之，則朝天嶺在縣北九十里，潭毒關在縣北一百三十里，神宣驛在縣北一百五十里，九井驛在縣北二百三十里。各較本文所引輿地紀勝、紀要、一統志里程多四十里或五十里^④。疑「又北五十里爲朝天嶺」之「又北」，當作「縣北」，此下當積讀之，不計前之「十里」「三十里」，則無不與別引史料相合。下文屢引此段，故先作解釋於此。

④ 本文未述潭毒關。據輿地紀勝，在利州北九十里。

有所謂老君祠者，當在三泉以南、九井、五盤以北地區。

杜光庭歷代崇道記（全唐文九三三）：「（天寶）十五載，帝幸蜀，混元現於漢中郡三泉縣黑水之側，帝親禮謁，遂命刻石像真容於所見之處。」又輿地紀勝一九一大安軍古迹仙釋目老君祠條，引杜光庭驗記：「三泉縣黑水老君（祠），天寶年間，明皇幸蜀，親見老君降見於崖石之上，上下馬禮謁訖，乃勅有司，示所見之狀，塑於見所。」所記爲一事，謂明皇幸蜀，次三泉縣黑水旁，刻石爲老君像也。又劍南詩稿卷三有老君洞一首，本注云：「有石刻，載唐明皇幸蜀，見老君於此。」按此詩爲放翁第一次由閩中北上興元時所作，觀其排列次序（詳見後嘉川條所引），當在籌筆、嘉川之北，大安（三泉）、金牛之南。即其地當在三泉之南也。而五盤嶺爲自古秦蜀之界，老君像既在三泉縣界，即當在五盤之北歟？

由嶺又西南經嘉陵江岸之嘉川驛至籌筆驛，凡七十里。唐人詩篇多詠此兩驛者。

籌筆驛 此驛屢見於唐人吟詠。如李商隱（玉谿詩詳注四，全唐詩八函九册商隱集一）、薛能（全唐詩九函二册能集三）、羅隱（全唐詩十函四册隱集三）皆有籌筆驛詩。殷潛之、薛逢皆有題籌筆驛（全唐詩八函十册）。杜牧有和殷潛之題籌筆驛十四韻及重題絕句（全唐詩八函七册牧集四）。陸暢有籌筆店江亭（全唐詩七函十册），亦其地。玉谿詩云：「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又孫樵出蜀賦：「眇山川而懷古，得籌筆於途說，指前峰之孤秀，傳臥龍之餘烈，管杖師而北去，抗霸國而此決。」（全唐文七九四。）蓋其時已有諸葛嘗駐軍籌筆於此之傳說。然此賦及諸詩皆晚唐人作，無中唐以前者。杜甫最服諸葛，亦無詩，疑此驛乃中唐以後所置耳。至其地望，輿地紀勝一八四利州景物下：「籌筆驛，在綿谷縣，去州北九十九里，舊傳諸葛武侯出師嘗駐此，唐人詩最多。」前條引蜀中廣記二四，朝天嶺在廣元縣北五十里，又四十里潭毒關，「又二十里神宜驛，即古